

京本通俗小说

清平山堂话本

大宋宣和遗事



岳麓书社

1993年长沙

前 言

吴志达

《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两部最早的话本集，绝大多数是宋元时代说话艺人讲故事的底本，也有少数几篇是明初的作品。它们如同未经匠人雕琢加工的玉璞，保持着质朴自然的面貌，对于我们研究宋元话本、研究中国小说史，有较高的资料价值，对广大读者来说，无论是思想认识或艺术鉴赏，都是很有意义、颇具魅力的。

一

“说话”伎艺，即说书、讲故事的民间艺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姑且不论先秦汉魏时代帝王宫廷中专门讲故事的俳优，从有“说话”的正式记载来看，唐代民间已流行，于是也就有“话本”，只是比较粗糙，留下来的话本也寥寥无几，基本上是跟变文混杂在一起。

宋代是“说话”艺术的繁盛时期。它的兴盛，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有着密切关系。它与传统的诗文辞赋不同，是一种市民文艺。既然主要是供市民欣赏娱乐的，也自然地以表现市民的生活、思想和愿望为主，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映，美学上是也要适应市民的审美意识和鉴赏习惯。

为了促进“说话”艺术的发展，“说话”艺人有自己的组织，叫做“书会”。参加书会的人称为“老郎”或“才人”。“说话”本来

是属于民间口头创作，师徒口头相传，其所以能以“话本”的书面形式流传下来，不能不归功于书会才人的劳动。

宋代“说话”艺人的艺术造诣已经相当精湛，我们从南宋罗烨《醉翁谈录》的生动描述中，可以想见其艺术魅力之强：

说国贼怀奸从[纵]佞，遣愚夫等辈生嗔；说忠臣负屈街冤，铁心肠也须下泪。讲鬼怪，令羽士心寒胆战；论闺怨，遣佳人绿惨红愁。说人头厮挺，令(羽)[壮]士决心；言两阵对圆，使雄夫壮志。谈吕相青云得路，遣才人着意群书，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隐士如初学道。讲发迹话，使寒门发愤；讲负心底，令奸奴包羞。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演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

其艺术效果之好，真可谓令人叹为观止。艺术技巧如此高超，是“说话”艺人师徒世代传授、不断锤炼的结果，也与“说话”艺人分工较细、有利于专精有关。据宋人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条记载。

说话有四家：一者小说，谓之银字儿，如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皆是搏刀赶棒及发迹变泰之事；说铁骑儿，谓士马金鼓之事；说经，谓演说佛书，说参请，谓宾主参禅悟道等事，讲史书，讲说前代书史文传、兴废争战之事。

这四家说话，都有“话本”流传下来，尤以小说家的“话本”为多，其次是讲史家的“话本”。《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基本上都是属于小说家的话本；这两种话本集，为我们研究宋元乃至明初话本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二

《京本通俗小说》原是《烟画东堂小品》丛书中的一部短篇通俗小说集，但是在民国初年缪荃孙刊行它的时候，却只残留卷十至卷十六，计宋人话本七种，篇目就如本书目录所列。缪氏以“江东老蟬”之号，写了一篇跋文，据称这是《京本通俗小说》残存的四册，“破烂磨灭，的是影元人写本”，残本中“尚有《定州（疑是“山”字之误）三怪》一回，破碎太甚”；《金主亮荒淫》两卷，过于秽褻，未敢传摹。”这就是说，缪氏所见的《京本通俗小说》，实际上残存九篇。这九篇宋人话本，在明末冯梦龙编纂“三言”时，都收进去了，不过在文字上作了加工，艺术上显得更细致些。除《错斩崔宁》和《金主亮荒淫》收在《醒世恒言》，分别改题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金海陵纵欲亡身》以外，其余七种，都收入《警世通言》，而将《定州三怪》改题为《崔衙内白鸪招妖》。叶德辉根据缪氏跋文所言，曾将《金主亮荒淫》作单行本刊行，假托“照宋本刊”，似乎在缪荃孙所见的“影元人写本”之外，还存在“宋本”。经有关学者考证，叶氏所刊单行本，很可能是根据《醒世恒言》所载加以技术性的处理，冒充为宋人原本。胡适曾于1924年刊出《宋人话本》并作序，误信叶德辉刻的《金海陵荒淫》是缪荃孙所藏的《京本通俗小说》的一种，故予以收入；他在1934年重订宋人话本，即《宋人话本七种》，在序文中郑重修正了前次误信之错。

现在刊出的《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写的都是宋朝的故事，说话人提到时代背景，或称“我宋”、“我朝元丰年间”、“大宋”；或直称宋王朝的年号，如“绍兴年间”；或指称都城“东京汴州开封府”。看来是南宋人的作品。尽管有人怀疑，甚至说

是“从明代的短篇小说中产生出来的”，这种本末倒置的大胆怀疑，是缺乏根据的。

这七种话本的真正价值在于：从中可以认识宋代话本的艺术形态及其基本特征。

首先，所写的全是宋朝当代发生的故事。与讲史类话本取材于历史不同，“小说家”往往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或者收集一些社会新闻和当时的民间传说。“说话”艺人是市民，对市民阶层的生活很熟悉，因此，在作品中能够逼真地描绘出市民的形象。“说话”重在讲故事，以情节动人，而不太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但有的人物形象个性还是很鲜明的，例如《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在追求爱情婚姻幸福的过程中，就显得非常明快、大胆、泼辣，对爱情执著，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尽管她以悲剧结局，在生活中她却是个强者。《志诚张主管》中的张主管，志诚、朴实、善良的性格，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其次，宋人话本一般都用诗或词开头，结尾也用几句诗歌收煞，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也穿插了不少诗词。用诗词开头，起着安定听众情绪的作用，诗词韵语是吟唱性的，容易吸引听众的注意力，逐渐过渡到故事的正文。中间穿插的诗词韵语，用来描述人物的容貌、服饰或自然景物，诗词大都是引用宋代作家的作品，也有书会才人根据故事情节和人物思想感情、身份地位的特点撰作的。结尾时的几句诗，带有对整个故事、人物作概括评论的性质。

再次，“话本”作为说话艺人的底本，文字一般比较简略，除了诗词韵语全文记录以外，只叙述了主要的故事情节。从罗烨《醉翁谈录》描述说话的安装力强，可以想见，说话艺人临场说唱时，在“话本”的基础上作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增添许多血肉丰满、使人物性格个性化的细节，说得有声有色，如果照

录下来，篇幅比现在见到的“话本”要长得多。“话本”的文字质朴稚拙，错讹脱漏较多，基本上未经文人润饰加工。从这些“话本”中还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方言俗语，以及宋代社会的风俗人情，如元宵灯节、婚丧喜事的描写。

三

《清平山堂话本》，也是残本，原无书名，也无序、跋、目录及编纂者的姓名。据马廉考定，此书中缝有“清平山堂”四字，与明代嘉靖版《夷坚志》的中缝所标堂号一致。《夷坚志》的编者南宋洪迈的后裔洪楹，于嘉靖年间刊行了《夷坚志》，洪楹的友人田汝成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作的序文中说：

洪君子美者，景庐之遥胄也，为太保襄惠公之元孙，秀雅而文。刻是书而传之，庶几乎不堕手泽之遗者。后昆绳绳，则洪氏之食报犹未艾也。

叶德辉《书林余话》卷下也曾指出：“明洪楹清平山堂刻有宋洪迈《夷坚志》。”综上述可知，中缝标有“清平山堂”字样的话本，是洪楹编刊的。

这部话本总集，因是残本，不知全貌，现存二十七篇。其中十五篇藏日本内阁文库，1928年由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拍照携来中国，北京古今小品书籍印行会于次年影印出版，据书版中缝所标堂号，题名为《清平山堂话本》。另外十二篇是马廉于1933年发现的，是宁波范氏天一阁所藏的残本，分订三册，有的书版中缝也刻有“清平山堂”字样，而且书根上分别题有《雨窗集上》、《欹枕集上》、《欹枕集下》。

那么，原著全部应该有多少篇呢？据清代顾修《汇刻书目初编》所载《六家小说》，分《雨窗》、《长灯》、《随航》、《欹

枕》、《解闲》、《醒梦》、六集。参照马廉发现的残本书根标示，每集应分上下两卷，计十篇，六集总篇数六十。原著书名应是《六十家小说》，早在顾修之前，洪楙友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中写道：“《六十家小说》载有《西湖三怪》，时出迷惑游人，故魔师作三塔以镇之。”现存《清平山堂话本》有《西湖三塔记》，记“西湖三怪”故事；由此可见，《六家小说》，实为《六十家小说》，是指篇为家。《西湖游览志》初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洪楙编刊《六十家小说》当在这之前。

《清平山堂话本》汇集的作品，包括宋元至明初的话本。以“说话”人的口气交代故事的时代背景，作品产生的时代，大体上可以看得清楚。文字也很质朴，错字或脱误较多，例如“教你”怎么样的“教”字，几乎全写成“交”字，引用的诗词大都明易晓畅。基本上保留了明嘉靖以前话本的面貌，可能多半出自书会才人之手，洪楙编刊时似乎不曾加工。其中有一篇《蓝桥记》，出于唐裴铏文言小说集《传奇》中的《裴航》，文字也保持传奇体的风格。说话艺人从小熟读《太平广记》、《夷坚志》，从志怪、传奇小说中取材是习以为常的；不过《蓝桥记》的文字，除加上“入话”诗以外，叙述故事还不如裴铏原作详细。《清平山堂话本》中各篇的“入话”，除《简贴和尚》和《刎颈鸳鸯会》有与正话类似的故事以外，一般都只有诗词作引子，并不像后来“三言”、“两拍”中的话本与拟话本，往往用一个与正文相似或相反的故事作“入话”，《京本通俗小说》也只有极个别作品有完整的故事作“入话”。可见早期的话本，“入话”的故事，大都是说话艺人临场编造的，所以在“话本”中没有记录下来。

在话本中错乱历史事实的事，屡见不鲜，不足为怪。例如董仲舒本是西汉武帝时人，而在话本《董永遇仙传》中，交代

故事背景是“东汉中和年间”，说“董永与仙女所生一子，名董仲舒”，西汉的人颠倒做了东汉人的儿子。再如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但是话本《死生交范张鸡黍》和《雪川萧琛贬霸王》中的主人公，前者是汉代人，后者是南朝梁代人，却都“进士及第”。《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中，将李煜的著名词章“春花秋月何时了”，变成柳永在玩江楼粉壁上的题词。《风月瑞仙亭》中，居然从司马相如口中说出“恨无磨勒盗红绡之方，每起韩寿偷香窃玉之意”，西汉人借用唐人传奇或《世说新语》中的典故。类似这种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事，在小说、戏曲中是常有的，无须追究。

《清平山堂话本》的题材，“烟粉、灵怪、传奇、说公案”乃至“搏刀杆棒”都有，除取材于现实生活外，还从历史或民间传说中取材，《欹枕集》残存的七篇，就有五篇是记述历史人物故事的。在描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中，最有特色的是有关妇女生活和命运的话本。妇女在爱情、婚姻等关系到切身利益、终身命运的问题上，与当时的社会制度、道德规范、传统思想、习惯势力，常常发生尖锐的冲突，甚至酿成悲剧。例如《快嘴李翠莲记》，就塑造了一个敢于向封建伦理挑战，蔑视封建礼教、有鲜明个性和独立人格的妇女形象；李翠莲这样性格坚强、敢于反抗的妇女，却不为社会和亲人所容，“夫家、娘家着不得，剃了头发做师姑”，以出家为尼姑的悲剧告终。《刎颈鸳鸯会》中的蒋淑贞，争取有正常的爱情生活，却遭到父母的歧视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最后也死于非命。

四

《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留存下来的三十四篇作品，大都为后来冯梦龙编纂的“三言”或《熊龙峰刊四种小

说》所辑录，而在文字上作了加工。因为我们现在能见到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都是残本，不知道“三言”、“两拍”等话本或拟话本集中，究竟有多少篇是根据这两种早期话本集改写的。但是我估计，除了一些有鲜明的明代中叶以后的时代特征的拟话本以外，很可能大多数作品是从这两种话本集中选录出来的。它们都是短篇白话小说，与笔记体的文言小说关系很密切，话本和拟话本的作者，往往从笔记小说中找题材，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就是有力的见证。

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宋元至明初的话本，对形成我国古典白话小说的艺术特色与民族风格，有着深刻的影响。无论是《京本通俗小说》，还是《清平山堂话本》，大都故事性较强，情节曲折动人，一般不作风平浪静的叙述，往往围绕一个中心事件，展开尖锐的矛盾冲突，惊心动魄，扣人心弦。它与“说话”艺术诉之于听众的听觉这一特征密切相关，塑造人物形象的技法主要通过绘声绘色的语言艺术，人物对话的个性较鲜明，叙述人物行动的可感性较强，而极少作孤立的、静止的心理描写。在情节发展过程中，善于制造悬念，引人入胜。我国古典小说艺术表现的民族风格 and 人民大众的艺术欣赏习惯，正是由这几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五

“说话”四家中，最主要、影响也最大的，是小说和讲史两家。前面介绍的《京本通俗小说》和《清平山堂话本》，是属于小说家的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则属于讲史家的话本，讲史主要取材于历史，因为它要评论历史，所以又叫做平话，只说不唱。它也说“新话”，就是讲当代的人物和事件。如《大宋宣和遗事》，南宋说话艺人说北宋徽宗至南宋高宗年间的故

事，在当时可以算是“新话”。

《大宋宣和遗事》的编纂者不详，从语气口吻来看，当系南宋时书会才人所编，但经元人修订，这从文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及南儒《咏史诗》之类的元代语，还有称宋代卜都之地“一汴、二杭、三闽、四广”，都可以看出元人修订的痕迹。

我们平时提到《大宋宣和遗事》，似乎只注意它是《水浒传》最早的蓝本这一特点，其实，它所涉及的内容比《水浒传》要广泛得多，有关梁山起义的故事，只是它的部分内容。它是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讲述北宋中叶以后至南宋初年这一时期治乱兴亡故事的。先从尧舜讲到唐肃宗之前历朝帝王的兴亡，圣君贤臣使国家太平久治，昏君奸臣导致王朝的动乱乃至灭亡，这可以算是一段入话。正话着重讲无道昏君宋徽宗“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混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但是作者追溯北宋衰亡的原因，却认为是王安石变法遗留下的祸根：“宋朝失政，国丧家亡，祸根起于王安石引用婿蔡卞及姻党蔡京在朝，陷害忠良，奸佞变诈，欺君虐民，以致坏了宋朝天下。”在讲了王安石变法致祸后，紧接着就叙述宋徽宗荒淫腐化的生活，与蔡京、童贯等奸臣“取乐追欢，朝纲不理”，逼使宋江、方腊等犯上作乱。

宋江三十六人聚义梁山泊的故事，成了《水浒传》故事的雏型，其中写得较详的是“花石纲和杨志卖刀”、“智取生辰纲”、“宋江从救晁盖、杀阎婆惜、得天书点明三十六员猛将、上梁山被推为首领到受招安与征方腊”、“徽宗崇道教宠信道士林灵素”等情节。徽宗与李师师的故事，虽然没有与宋江招安活动直接联系，但是花的篇幅较多，笔调亦较细致，对宋徽宗的讽刺颇为辛辣：“古来贪色荒淫主，那肯平康宿妓家？”还将李师师迎入宫中，封为李明妃。对汴京元宵节放花灯的风俗描写

也较生动具体。这些都对《水浒传》的创作有重要的影响。

《大宋宣和遗事》有一半的篇幅是描写金兵入侵、徽钦两帝被掳北去的悲惨景象的；而造成这种国破家亡之祸的原因，又是前面讲述的宋徽宗荒淫无道、重用蔡京、童贯等“六贼”祸国殃民的必然结果。前半部着重批判昏君奸臣的倒行逆施，后半部则重在暴露金统治者的野蛮残酷，对皇帝后妃的悲惨遭遇深表同情，对金统治者的暴虐行为则感到愤慨；同时，还描写了李纲、宗泽等爱国英雄和广大人民可歌可泣的抗金活动，而对宋高宗赵构不能采纳宗泽还都汴京之请、偏安江南一隅、用秦桧复倡和议、“酣拳于湖山歌舞之娱，而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的苟且行径，颇有扼腕之叹。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

《大宋宣和遗事》的可读性较强，但文字风格不统一，白话和文言拼合在一起，有说话人的语气，也有史学论著的笔调。例如有关宋江等三十六人聚义梁山泊的故事、宋徽宗宠爱妓女李师师的丑闻，以及东京元宵节放花灯的热闹场面描写，大体上是白话，保留说话艺术的本色；金兵入侵、徽钦两帝被掳北去的苦难历程，则基本上是浅显的笔记体文言，是从无名氏《南烬纪闻录》、《窃愤录》、《窃愤续录》等书中引来的，作为说话人的提纲，临场讲说时再予以演绎发挥。

《大宋宣和遗事》的版本，有士礼居二卷本和盛意园元亨利贞四集本。后者卷首题“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一行，涵芬楼于1915年排印的，就是根据四集本；因为它有“首尾完善”的优点，至于“俗文讹字，弥望皆是”的缺点，不足为怪，且排印本参考过士礼居刻本。1954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据以印行。

六

本书是包括《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和《大宋宣和遗事》的点校本，前者以亚东图书馆 1951 年版《宋人话本七种》和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4 年 11 月版《京本通俗小说》为底本；《清平山堂话本》以文学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3 月影印的《清平山堂话本》为底本，并参考后来出版的该书校本，原文缺失部分，仍照影印本根据《古今小说》或《警世通言》补足的旧例。《大宋宣和遗事》则是根据金陵王氏洛川校正重刊四卷本，同时也参加了后来出版的该书校本。

原文讹、夺、衍的字，用（）标出，校正或补上的字，则用[]标出。例如《戒指儿记》有云：“那梅香（荒）[慌]忙走人来。”原文空白或墨丁而无法补上的，用□标出，不臆断妄补。原文有些句子文意不明或欠通顺，一仍其旧，保持质朴稚拙本色，不妄加改动。

本书具体的校点工作由周甲禄承担，而经我逐篇审订。

前人有关本书的几篇序文，以及阿英为新发现的《清平山堂话本》二种残页而作的文章，附录书后，以便研究者参考。

一九九二年十月
于珞珈山

目 录

碾玉观音（上）	（1）
碾玉观音（下）	（5）
菩萨蛮	（9）
西山一窟鬼	（14）
志诚张主管	（22）
拗相公	（29）
错斩崔宁	（37）
冯玉梅团圆	（47）

附录:

缪荃孙 《跋一》	（54）
胡 适 《宋人话本重订本小序》	（55）

碾玉观音（上）

山色晴岚景物佳，暖烘回雁起平沙。东郊渐觉花供眼，南陌依稀草吐芽。堤上柳，未藏鸦，寻芳趁步到山家。陇头几树红梅落，红杏枝头未着花。

这首《鹧鸪天》说孟春景致，原来又不如《仲春词》做得好：每日青楼醉梦中，不知城外又春浓。杏花初落疏疏雨，杨柳轻摇淡淡风。浮画舫，跃青骢，小桥门外绿阴笼。行人不入神仙地，人在珠帘第几重？

这首词说仲春景致，原来又不如黄夫人做着《季春词》又好：先自春光似酒浓，时听燕语透帘栊。小桥杨柳飘香絮，山寺绯桃散落红。莺渐老，蝶西东，春归难觅恨无穷。侵阶草色迷朝雨，满地梨花逐晓风。

这三首词，都不如王荆公看见花瓣几片片风吹下地来；原来这春归去是东风断送的。有诗道：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苏东坡道：“不是东风断送春归去，是春雨断送春归去。”有诗道：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

秦少游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是柳絮飘将春色去。”有诗道：三月柳花轻复散，飘扬澹荡送春归。此花本是无情物，一向东飞一向西。

邵尧夫道：“也不干柳絮事，是蝴蝶采将春色去。”有诗道：花正开时当三月，蝴蝶飞来忙劫劫。采将春色向天涯，行人路上添凄切。

曾两府道：“也不干蝴蝶事，是黄莺啼得春归去。”有诗道：花正开时艳正浓，春宵何事老芳丛？黄莺啼得春归去，无限园林转首空。

朱希真道：“也不干黄莺事，是杜鹃啼得春归去。”有诗道：杜鹃叫得春归去，（物）[吻]边啼血尚犹存。庭院日长空悄悄，叫人生怕到黄昏。

苏小（妹）[小]道：“都不干这几件事，是燕子衔将春色去。”有《蝶恋花》词为证：妾本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管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斜插犀梳云半吐，檀板轻敲，唱彻《黄金缕》。歌罢彩云无觅处，梦回明月生南浦。①

①此词前半阙相传为苏小小鬼魂所作，原书作“苏小妹”，误。

王岩叟道：“也不干风事，也不干雨事，也不干柳絮事，也不干蝴蝶事，也不干黄莺事，也不干杜鹃事，也不干燕子事；是九十日春光已过，春归去。”曾有诗道：怨风怨雨两俱非，风雨不来春亦归。腮边红褪青梅小，口角黄消乳燕飞。蜀魄健啼花影去，吴蚕强食柘桑稀。直恼春归无觅处，江湖辜负一蓑衣！

说话的因甚说这春归词？绍兴年间，行在有个关西延州延安府人，本身是三镇节度使威安郡王。^①当时怕春归去，将带着许多钩眷游春。至晚回家，来到钱塘门里，车桥前面，钩眷轿子过了，后面是郡王轿子到来。只听得桥下裱铺里一个人叫道：“我儿出来看郡王！”当时郡王在轿里看见，叫帮总虞候道：“我从前要寻这个人，今日却在这里。只在你身上，明日要这个人入府中来。”当时虞候声诺，来寻这个看郡王的人，是甚色目人？正是：尘随车马何年尽？情系人心早晚休。只见车桥下一个人家，门前出着一面招牌，写着“璩家装裱古今书画”。铺里一个老儿，引着一个女儿，生得如何：云鬓轻笼蝉翼，蛾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便是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虞候即时来他家对门一个茶坊里坐定，婆婆把茶点来，虞候道：“启请婆婆，过对门裱铺里，请璩大夫来说话。”婆婆便去请到来。两个相揖了就坐，璩待诏问：“府干有何见谕？”虞候道：“无甚事，闲问则个。适来叫出来看郡王轿子的人，是令爱么？”待诏道：“正是拙女，止有三口。”虞候又问：“小娘子贵庚？”待诏应道：“一十八岁。”再问：“小娘子如今要嫁人，却是趋奉官员？”待诏道：“老拙家寒，那讨钱来嫁人？将来也只是献与官员府第。”虞候道：“小娘子有甚本事？”待诏说出女孩子一件本事来，有词寄《眼儿媚》为证：深闺小院日初长，娇女绮罗裳。不做东君造化，金针刺绣群芳(样)^②。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

原来这女儿会绣作。虞候道：“适来郡王在轿里，看见令爱身上系着一条绣裹肚。府中正要寻一个绣作的人，老丈何不献与郡王？”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

①威安郡王即韩世忠。

②“样”字据《警世通言》删。《眼儿媚》应为四十八字。

不则一日，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当时秀秀依样绣出一件来。郡王看了欢喜道：“主上赐与我团花战袍，却寻甚么奇巧的物事献与官家？”去府库里寻出一块透明的羊脂美玉来，即时叫将门下碾玉待诏道：“这块玉堪做甚么？”内中一个道：“好做一副劝杯。”郡王道：“可惜！恁般一块玉，如何将来只做得一副劝杯！”又一个道：“这块玉上尖下圆，好做一个摩侯罗儿。”郡王道：“摩侯罗儿只是七月七日乞巧使得，寻常间又无用处。”数中一个后生，年纪二十五岁，姓崔名宁，趋事郡王数年，是升州建康府人；当时又手向前，对着郡王道：“告恩王：这块玉上尖下圆，甚是不好，只好碾一个南海观音。”郡王道：“好！正合我意。”就叫崔宁下手，不过两个月，碾成了这个玉观音。郡王即时写表进上御前，龙颜大喜，崔宁就本府增添请给，遭遇郡王。

不则一日，时遇春天，崔待诏游春回来，入得钱塘门，在一个酒肆，与三四个相知方才吃得数杯，则听得街上闹炒炒，连忙推开楼窗看时，见乱烘烘道：“井亭桥有遗漏！”吃不得这酒成，慌忙下酒楼看时，只见：初如萤火，次若灯火。千条蜡烛焰难当，万座穆盆敌不住；六丁神推倒宝天炉，八力士放起焚山火。骊山会上，料应褒姒逞娇容；赤壁矶头，想是周郎施妙策。五通神牵住火葫芦，宋无忌赶番赤骠子。又不曾泻烛浇油，直恁的烟飞火猛！

崔待诏望见了，急忙道：“在我本府前不远！”奔到府中看时，已搬掣得罄尽，静悄悄地无一个人。崔待诏既不见人，且循着左手廊下人去，火光照得如同白日，去那左廊下，一个妇女摇摇摆摆从府堂里出来，自言自语，与崔宁打个胸厮撞。崔宁认得是秀秀养娘，倒退两步，低声唱个喏。原来郡王当日尝对崔宁许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这些众人都揶揄道：“好对夫妻！”崔宁拜谢了，不则一番，崔宁是个单身，却也痴心；秀秀见恁地个后生，却也指望，当日有这遗漏，秀秀手中提着一帕子金珠富贵。从左廊下出来，撞见崔宁，便道：“崔大夫，我出来得迟了，府中养娘各自四散，管顾不得。你如今没奈何，只得将我去躲避则个。”

当下崔宁和秀秀出府门，沿着河走到石灰桥。秀秀道：“崔大夫，我脚疼了，走不得。”崔宁指着前面道：“更行几步，那里便是崔宁住处。小娘子到家中歇脚，却也不妨。”到得家中坐定，秀秀道：“我肚里饥，崔大夫与我买些点心来吃。我受了些惊，得杯酒吃更好。”当时崔宁买将酒来，三杯两

盏，正是：三杯竹叶穿心过，两朵桃花上脸来。道不得个“春为花博士，酒是色媒人”。秀秀道：“你记得当时在月台上赏月，把我许你，你兀自拜谢。你记得也不记得？”崔宁叉着手，只应得喏。秀秀道：“当日众人都替你喝采：‘好对夫妻’！你怎地到忘了？”崔宁又则应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作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宁道：“岂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将起来，教坏了你。你却如何将我到家中？我明日府里去说。”崔宁道：“告小娘子：要和崔宁做夫妻不妨，只一件，这里住不得了。要好趁这个遗漏，人乱时，今夜就走开去，方才使得。”秀秀道：“我既和你做夫妻，凭你行。”当夜做了夫妻。

四更已后，各带着随身金银物件出门，离不得饥餐渴饮，夜住晓行，迤里来到衢州。崔宁道：“这里是五路总头，是打那条路去好？不若取信州路上去。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几个相识，怕那里安得身。”即时取路到信州，住了几日，崔宁道：“信州常有客人到行在往来，若说道我等在此，郡王必然使人来追捉，不当稳便。不若离了信州，再往别处去。”两个又起身上路，径取潭州。

不则一日，到了潭州，却是走得远了，就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崔宁便对秀秀道：“这里离行在有二千余里了，料得无事，你我安心，好做长久夫妻。”潭州也有几个寄居官员，见崔宁是行在待诏，日逐也有生活得做。崔宁密使人打探行在本府中事，有曾到都下的，得知府中当夜失火，不见了一个养娘，出赏钱寻了几日，不知下落，也不知道崔宁将他走了，在潭州住。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也有一年之上。忽一日，方早开门，见两个着皂衫的，一似虞候府干打扮，人入铺里坐地，问道：“本官听得说有个行在崔待诏，教请过来做生活。”崔宁分付了家中，随这两个人到湘潭县路上来。便将崔宁到宅里，相见官人，承挽了玉作生活。回路归家，正行间，只见一个汉子，头上带个竹丝笠儿，穿着一领白段子两上领布衫，青白行缠扎着裤子口，着一双多耳麻鞋，挑着一个高肩担儿，正面来，把崔宁看了一眼。崔宁却不见这汉面貌，这个人却见崔宁，从后大踏步尾着崔宁来。正是：谁家稚子鸣榔板，惊起鸳鸯两处飞。